

書院生心智發展與實踐行動的映射

澳門大學曹光彪書院駐院導師對書院教育設計的認識

澳門大學 曹光彪書院駐院導師

許恆嘉

摘要

本文主張駐院導師做為書院教育第一線的執行者，必須對於書教育的設計與精神有明確的認識，方能夠有效地根據大學教育的精神來推動書院教育。因此，筆者以「鏡射」(mirroring)的比喻(metaphor)，來說明澳門大學四合一教育與書院教育設計的關係。在鏡射的概念下，筆者從時間軸上結合學生的發展，並結合圖像的繪製將之命名為「鏡射模型」。書院教育強調做中學的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因此鏡射的雙方分別是知與行的映射，也就是心智思考對映於實踐行動。在此具體的圖象中，再對書院教育的內容，以及駐院導師的工作內容進行更為具體的說明。

關鍵字：學生發展，書院導師，書院設計

一、前言

澳門大學以專業、通識、研習和社群教育「四位一體」的模式做為遂行教育理念的主要架構，而自 2014 年移至橫琴新校區後全面推動住宿式書院系統，住式書院在社群教育部份擔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書院當中，透過 SAGE (Student Affairs General Education)課程、博雅演講、樓層活動、項目計劃、興趣小組、其他課程……等，使學生多方多樣地進行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對健康生活、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領導與服務、文化參與，以及全球公民等五個方面

建立相應的能力[1]。

然而，書院的系統化設計仍然需要適切的人力配置方能有效地執行教育作為。目前書院的人力運作配置分別為：書院長 (Master)、副書院長 (AM, Associate Master)、駐院導師 (Residential Fellow)、非駐院導師 (Non-Residential Fellow)、協同導師 (Affiliate)、行政人員、住宿小老師 (RT, Residential Tutor)、住宿助理(RA, Residential Assistant)。其中其屬性分別為學術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學生(圖 1)。從各個層次人力的配置當中，吾人可以見到從書院的領導階層、學術人員、學生同儕層次清晰地建立了澳大書院的運作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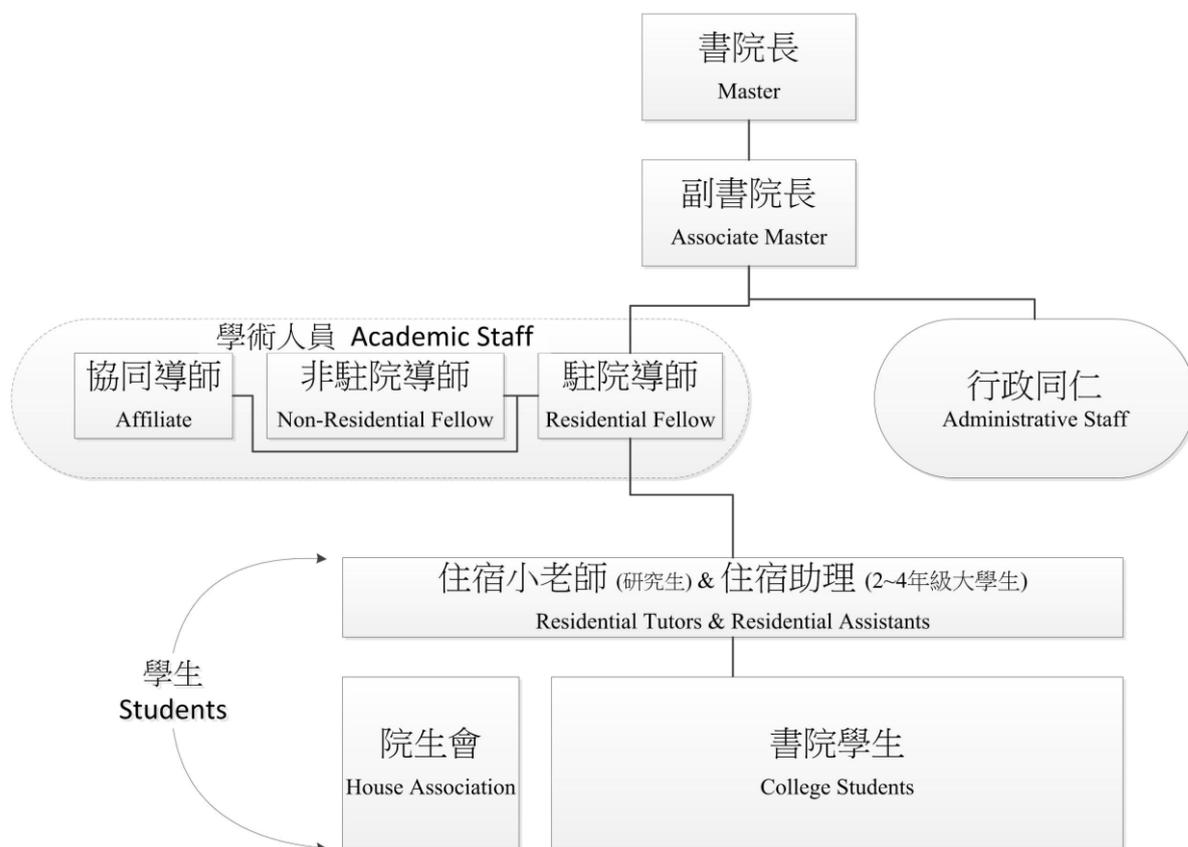


圖 1 澳門大學住宿式書院人力配置架構

繪圖：許恆嘉

在此人力配置架構中，每個職務都有其特定之角色，本文將聚焦於駐院導師之角色進行探索，以期更明瞭此一角色之特性，並梳理出其於學生發展之可能關係。

二、落實澳門大學四合一教育模式的鏡射(mirroring)模型

大學本身是個帶有理想性的教育機構，做為一所傑出的大學，其理念的底蘊是極為重要的[2][3]，然而，如何面對大學運作上有其相當程度的複雜性，從從學生學習到老師教授、從行政到學術、從學系專業到通識博雅，從學院到書院……種種的錯綜的關係的運作與連結，都是極具挑戰的重要任務。

在組織運作上，組織精神的理念是否能夠有效傳達，更是主宰著該組織動能(momentum)的關鍵因素之一[4][5]。因此，駐院導師首要的任務必須能夠清晰傳達組織的理念，並且能夠在書院日常的生活、課程、演講、活動之中做為教育理念的詮釋與傳達者。因為駐院導師在日夜與學生共居一處，在共膳以及學生活動的參與中與學生建立關係，並且在 SAGE 課程當中進行通識博雅的指導授課，在此種種的交流互動的歷程中不但能夠逐建立關懷與信任，也能夠藉由這種社會學習理論[6]所建構的脈絡當中與提出疑惑的學生進行討論、思考、釋疑和解答。

為了有效扮演理念傳達者的角色，駐院導師本身即需對澳門大學的教育模式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筆者將此瞭解的內涵整理成圖 2 所示之「鏡射圖」，並於下文中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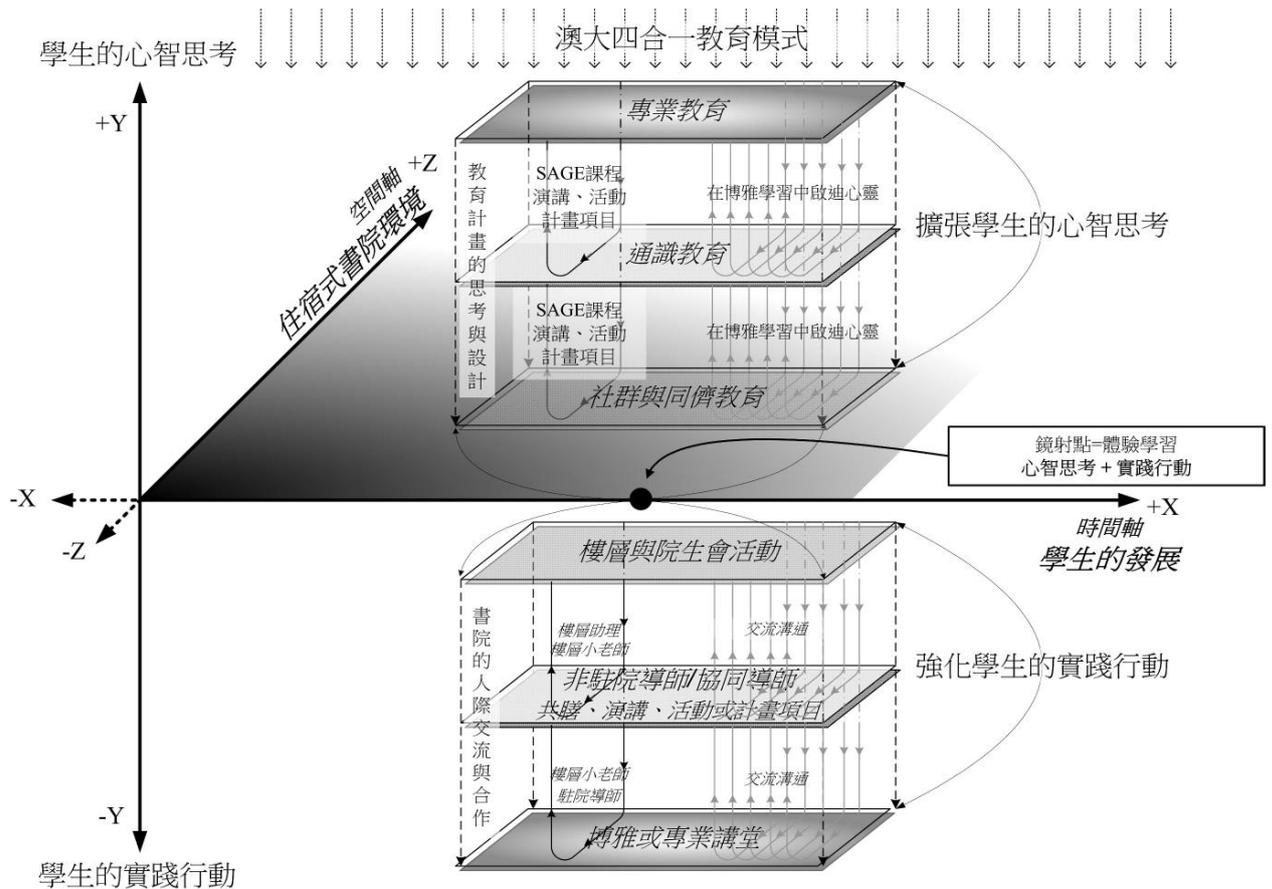


圖 2 教育理念的傳達：學生心智思考與實踐行動的鏡射圖

繪圖：許恆嘉

圖 2 所欲表達的內涵係從 X、Y、Z 三個維度(dimension)的軸線做為建構的基礎。X 軸為時間軸，+X 的方向意表學生在書院學習所投入的時間所帶來自身的發展，而-X 因為時間之不可逆，在此並不討論。Y 軸則是學生的心智思考與實踐行動，+Y 的部份意表為學生抽象的心智思考，-Y 的部份意表為學生的實踐行動。而 Z 軸則意表書院所提供的空間，此處「空間」除了指稱學生的臥房外，同時亦包含書院所有實體上所提供的共用空間，例如：庭院、飯堂、圖書館、健身房、舞蹈室……等等可以讓種種生活學習發生的場域。+Z 軸意表書院空間使用的多寡，-Z 軸則意表書院以外的空間使用，因本文討論僅限於書院內的空間，故亦不在本文中討論。

在 XYZ 軸的定義之後，筆者接著解釋何為「鏡射」(mirroring)：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心學主張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在行上表現，沒有行則不能算真知。而過去多年來，台灣的書院教育也多強調知識和實踐必須合一、思考和行動是必須結合的。同樣的，澳門大學書院系統的共同院訓(motto)亦是知識、實踐、態度，當中也強調了知識和實踐的共存[7][8][9]。筆者認為從學生學習與發展的角度來看，「知」就是讓學生能夠擴展他們的心智思考，有能力對更大範圍的世界建立有論據的解釋能力，然後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確實的結果。簡而言之，心智思考和實踐行動是一體兩面的，它如同一個人照鏡子般從另一個方向看到自己，實踐行動是在生活世界當中心智思考的反射，學生如何付諸實踐行動，也反映了他內心的心智思考。因之筆者借用了「鏡射」此一名詞以期更能具象化地表達「一體兩面」的概念。

從學生個體的層次來說，因為書院是由超過四百位學生所組成的，每個組成的個體都可以比擬成為一個「點」，書院是由許許多多的學生所構成，就如同許多點來構成一幅畫一般。因此，回到學生個體的層次來說，每位學生都是一個個的「點」，他們的心智思考和實踐行動的合一也就是「鏡射的交會點」，這些交會點也就是澳大書院系統所揭櫫的「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發生之時。因此，每個學生個體的鏡射點就在書院所提供的空間、以及學生個人生命與心智成長的時間之中體現了學習的成果。

在鏡射的概念之下，吾人將澳門大學的四合一模式的視為一種教育的規劃思考，而住宿式書院就是一個提供實踐行動的具體場域。換言之，四合一模式是一種提供「知能」或「知識」的教育系統，我們期待澳門大學的學生們能

夠跟隨這個系統來擴張他們的心智思考能力。而住宿式書院則是一種在生活學習當中為學生提供行動、實踐機會的實體場域，使學生得強化他們的實踐行動能力。跟隨前段所述「知」「行」與「鏡射」的概念，書院可說是澳門大學教育思考所鏡射出來的行動場域。

因此，書院教育並不是獨立於專業教育、通識教育之外的一種教育設計。更進一步來說，書院教育是一種以社群和同儕生活學習做為日常生活學習的基礎，漸次往上承載跨領域、跨專業(interdisciplinary)的通識教育，進而使學生在個別所屬學院的專業教育上取得成就的一種教育思考的設計，此種教育思考的設計是具有一種層次關係的。

此種層次關係，結合鏡射的概念就分別可從圖 2 的+Y 與-Y 軸的兩個方向上看到。在+Y 軸上，這個教育思考當中包含了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社群和同儕生活教育。而這些不同層次的教育思考，是透過書院裡的 SAGE 課程、演講、活動、計畫項目(project)所串連起來的架構。而這些元素則能夠為學生提供許多自由博雅的學習機會(liberal arts learning)，在廣闊而多元的條件下啟迪他們的心靈。

從-Y 軸的維度視之，樓層與院生會活動、非駐院與協同導師、博雅或專業講堂則能創建人際交流與合作的層次關係，它們分別使學生有機會從近距離的同學、師兄姊漸次接觸到各學院的師長，甚或校外的專業人士。

從鏡射點為基準，與學生距離最近就是由院生會(HA, House Association)、住宿助理或住宿小老師所發起的樓層或院生會活動，這些活動係由具有學生身分的人所發起，除了較能夠切合學生的心理需求外，也能使學生的同儕之間以及與師兄姊之有交流接觸機會。此層面也在鏡射中呼應了+Y 軸所示的社群與同

儕教育的教育設計，換言之，樓層或院生會活動可說是體現社群與同儕教育的媒介。

另一個層次則是非駐院與協同導師在書院所進行的種種活動。他們與書院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其中依合作關係的性質不同，分別有非駐院導師(Non-Residential Fellow)與協同導師(Affiliates)。這些老師受到書院的邀請與學生在共膳中交談，或是舉辦與其專業或興趣相關的演講、活動、工作坊(workshop).....等等，使學生能夠多元地接觸到校內老師的不同專業。而他們也瞭解出席學生大多不具有相關專業研究的背景知識，因此也會調整其談話、講授或活動的內容不致艱澀難懂，而致普羅大眾所能理解的程度，進而促使學生容易接受並得以消化¹。這個層面也是呼應了+Y 軸上通識教育的層面，使通識不只是發生在課堂之上，而是也在書院生活當中展現。

書院也會邀請在專業或學術研究上有卓越成果的外界人士前來演講，受邀者的專業是受到舉世矚目或是具有頂尖的獨到之處。在這種具有高度水平的演講內容裡提升學生的視野，使他們能夠從中面對當代普世性的議題，並能夠在超越現狀的眼光當中進行思考，藉以點點滴滴累積他們有能力以更寬廣的視角來面對未來世界的需要。而也因為書院生活的特殊性，學生也能夠近距離接觸傑出人士，無懼於和菁英或公眾人物接觸，最終能夠自在培養恢弘的氣度與見識。為了強調這種廣博恢弘的特性，筆者名之為博雅或專業講堂，以突顯此般演講係能高度受到尊崇的特質。書院舉辦此類講堂，可以呼應+Y 軸上關於專業教育層次的發展。因為在超越現狀的眼光下，一方面能夠以更大的格局來檢視自己在學院習得的專業，並為之找到定位；另一方面亦能在特定專業的前瞻

¹ 例如曹光彪書院曾與科技學院老師合作進行綠色能源工作坊(Green Energy Workshop)，引導學生親手製作燃料電池(fuel cell battery)。

性發展的內容當中，看到自身專業發展的可能性，進而對自己的生涯能夠有更清的想像與更合理的預備。

吾人細察-Y 維度各層次之間是有賴樓層助理、樓層小老師以及駐院導師的連結，從中密集進行交流溝通才能夠達成。樓層助理與樓層小老師屬高年級大學生或是研究生，因與學生年紀相近而較易親近學生，較能以學生易明白的語彙來引導書院生的生活學習。所以在樓層或院生會活動以及非駐院與協同導師兩個層次上，主要由樓層助理或樓層小老師進行聯繫或組織活動，並且傳達和說明活動的要旨與意義。然而，在非駐院與協同導師的合作上，以及博雅或專業講堂的聯繫或組織上，因為牽涉到具有更高知識密度的學習內容，則較需要駐院導師以及身為研究生的樓層小老師來聯繫、組織、傳達說明活動要旨。

本段所提出之鏡射模型，是欲表明駐院導師對澳門大學四合一教育模式與書院學習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唯有在清晰的認知與理解下，才能夠有效地將書院教育的內涵和作為傳達給學生，並且逐次建立學生發展評估的依據。

三、書院導師的具體作為

在鏡射模型的指導下，澳門大學依各書院之需要，或有二至三位駐院導師。筆者以曹光彪書院為例，對駐院導師的具體工作內容結合圖 3 的內容進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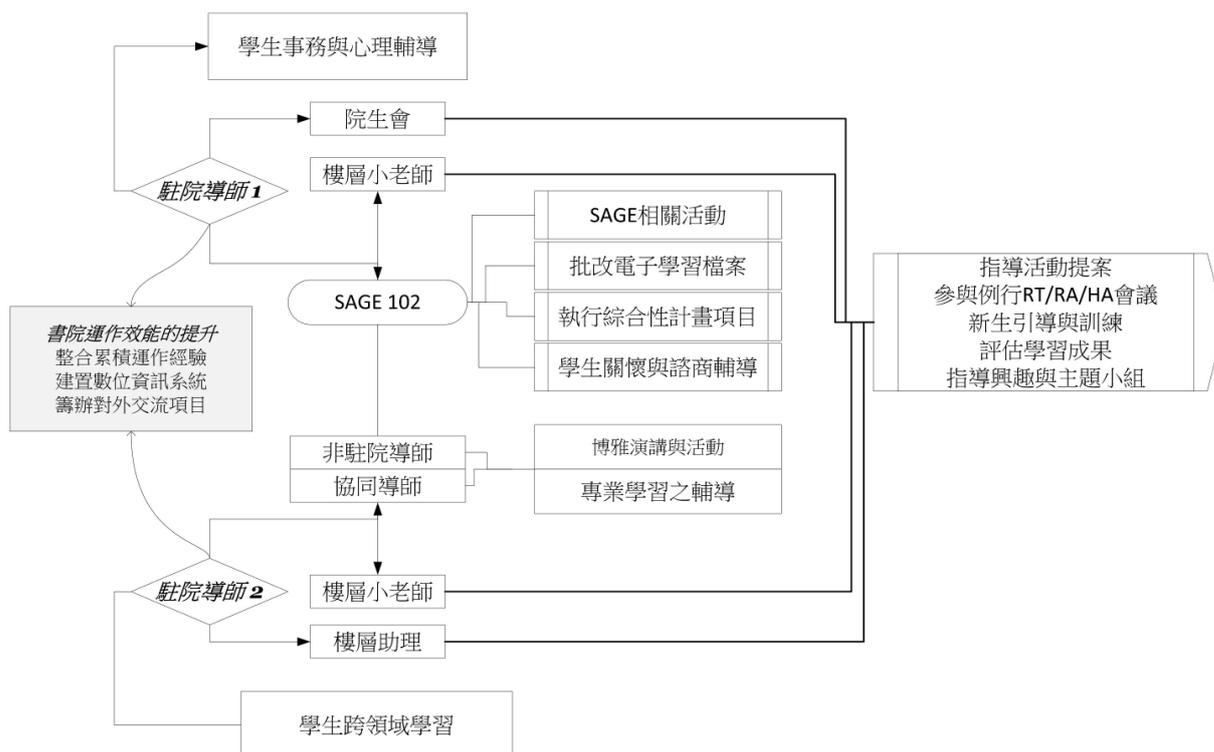


圖3 駐院導師的具體作為

繪圖：許恆嘉

兩位在駐院導師在書院裡的工作大體上可以分成：合作項目、分工項目二類，在此之間亦要積極協調以取得平衡。

在合作項目方面，兩位導師均須合作 SAGE 課程²、提升書院運作的效能、結合樓層小老師進行輔導，並且連結非駐院與協同導師來創造博雅學習的機會。

澳門大學住宿式書院要求所有大一學生均須住宿，並且需要在書院當中修習 SAGE 課程³。該課程的指導綱要係建立在健康生活、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領導與服務、文化參與以及全球公民等五大能力指標上。而這五項指標就是以個人、他人、群體、社會文化以至關心全球人類，是一種以人為本、漸次擴張

² 依各書院之不同，亦有書院長、副書院長教授 SAGE 課程。或是與駐院導師合作教授。

³ 即使因為部份學生在大學一年級時即出國交換(例如法律系葡萄牙文組)，返回澳門後雖然是二年級，但仍需遵守住宿一年以及修習 SAGE 課程之規定。

的結構。而無論是面對個人的需要或是社會文化與全球的問題，都必須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界的宏觀視野，學生也要在專業教育的訓練之下取得解決發掘特定問題、解決特定問題的能力。

而書院導師在 SAGE 課程更為具體的工作內容上，則是舉辦和上課主題有關、兼具趣味性的活動，例如行為模式測試、溝通與領導力遊戲、異國料理的實作與分享.....等等。而學生也會透過電子學習檔案(e-Portfolio)來表達自己在 SAGE 課程的學習收穫，所以檢閱批改學生的電子學習檔案也是工作要項之一。為了讓學生自身做為體驗學習的起點，曹光彪書院駐院導師除了 SAGE 講授和趣味活動之外，也要求學生組成團隊(team)來執行綜合了五大能力指標的計畫或項目，讓學生能夠從實踐行動當中學習。最後，關懷所屬各班的學生並適時給予諮商輔導，也是兩位書院導師在各自班上進行的類似工作。

在筆者實務的經驗當中發現，SAGE 課程不僅是達成五大能力指標的媒介，SAGE 課程更能夠強化人際交流與互動，因之亦成為書院生活學習的軸心(axis)。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設計，新生彼此之間在 SAGE 課程中會快速建立熟悉的關係。另外，受到課程內容所吸引的學生，會將上課所談到的主題變為同儕之間的話題，因為有共通的話題，即使是來自不同地區、生活背景的同學，都能夠有一致的主題成為談話的中心，進而建立獨獨屬於對這個書院的認同感(sense of belonging)。有了認同感，才能夠享受在這個環境的學習氣氛，也才能夠在後續的時日當中認真投入書院的生活，並且一同為書院創造更為良好的生活氣氛⁴。

⁴ 這種願意投入為書院創造更好的氣氛的動力，可以由 RA 招募時的熱烈情況可見一端。曹光彪書院 2016/2017 年度欲招募 16 名 RA，結果報名人數達 31 人。其中過半數均為將升上二年級之大一學生。

在提升書院運作的效能方面，駐院導師何以必須齊力發揮功能呢？因為書院有許多繁雜的行政工作，但其本質上作是教育單位，而日常的行政運作也是支持教育目標能夠達到的重要環節。因此，駐院導師也要能夠從教育的角度來累積運作經驗，使行政作為能夠跟隨教育目標的引導。另外，學生的生活、學習記錄也必須有系統的累積，因此建置數位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才能得到有意義的記錄分析結果。在院長或副院長的指導下，規畫籌辦與國內外大學、書院的交流活動或是服務學習，也是駐院導師的重要工作；駐院導師必須善盡教育目標的判斷能力，使學生開拓眼界、激發創意，從交流活動中取得促使書院正向發展的乘數效應。

駐院導師亦要求樓層小老師全面參與 SAGE 課程。自 2016/2017 學年起，每個 SAGE 班均有 2 位樓層小老師參與，除了與駐院導師共同設計 SAGE 課程活動內容外，並負責各班分組的學生。以確保每位大一學生都有資深的研究生關心，並能以其更加成熟的學養歷練來引導學生進行學習。駐院導師亦會與自身相近專業或興趣相合的非駐院導師以及協同導師進行合作，除合作組織博雅跨域的演講、活動、參訪之外，也將針對在本科專業上有學術性輔導需要的同學提供協助。

在分工的部份，兩位駐院導師分別負責學生事務與心理輔導，以及學生的跨領域學習，前者是學生的心理需求，後者則是博雅與專業學習的相關事項。在對面學生領導人物上，一位駐院導師負責指導院生會的運作，參與他們開會、活動提案、組織舉辦活動，並適時介入引導他們溝通，以增進領導和團隊合作能力。另一位導師則負責樓層助理的管理，以及樓層管理會議的相關事務。此導師需要指導負責召開會議的樓層小老師或樓層助理如何蒐集議案、主持開會、

進行記錄、追蹤執行成果。並且適時給予訓練，增進他們照顧和管理樓層學生的能力。

四、結語

書院教育的設計與執行，是一種以人為本、在生活環境當中透過近距離人際互動的關係，促成自身的學習成果，這種做法可以對照到社會學習學派學者 Bandura 所言：學習者個體會透過與他人直接互動的方式來修正自身的行為，即使行為的本質並不具有社會性，但它仍會被所處的脈絡影響。因此，這種學習的發展歷程，並不需要直接的試誤行為(trial-and-error behavior)，而是在觀察典範人物的言行舉止和生活當中即可達成[10][11][12]，在近年認知神經科學關於鏡像神經元的研究成果中，Bandura 的主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證[13]。

駐院導師做為第一線推動書院教育的角色，必須以架構清楚的方式來理解澳門大學四合一教育的精神，才能有效傳達給樓層小老師、樓層助理以及書院學生，以能夠營造出這樣的環境脈絡。筆者根據實務經驗，提出了鏡射模型來闡述此一精神之架構，並據以說明曹光彪書院執行的方式，雖然其中仍有所不足之處，但仍希冀能夠得拋磚引玉之效，使書院教育的思考與設計能夠更為明晰。

參考文獻

1. 澳門大學，書院系統介紹，澳門：澳門大學，[2016]，
<http://rc.umac.mo/the-residential-college-system-書院系統/>
2.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2003。
3. Derek Bok，張善楠(譯)，大學教了沒？：哈佛校長提出的 8 門課。台北：

天下文化，2008。

4. Peter F. Drucker，余佩珊(譯)，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之道。台北：遠流，1996。
5. Ichak Adizes，徐聯恩(譯)，企業生命週期:長保企業壯年期的要訣，台北：長河，1996。
6. Albert Bandur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NJ: Prentice-Hall, 1986.
7. 蔡龍九，王陽明哲學。台北：五南，2015。
8. 許恆嘉，東海大學博雅書院學生參與博雅學習歷程後的增能結果之探究：觀點轉化學習理論的應用，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博士論文，2013。
9. 澳門大學，書院院訓，澳門：澳門大學，[2016]，<http://rc.umac.mo/goals-and-motto/>
10. Patricia Miller，程景琳(主譯)。著。發展心理學理論。台北：學富，2008。
11. Albert Bandura，周曉虹(譯)，社會學習理論。台北：桂冠，1995。
12. 高春申，人性輝煌之路：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台北：貓頭鷹，2001。
13. Marco Iacoboni，洪蘭(譯)，天生愛學樣：發現鏡像神經元。台北：遠流，2009。